

兩足飛

沈起予著
上海書局

飛 露

沈 起 予 著

上 海
世 紀 書 局

1 9 2 8

1928, 6, 1, 付排

1928, 9, 1, 初版

1——2000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二角半

飛露

(一) 序曲

“細膩纖緻，柔滑潔白，真是天然的美人。”

這是到了沙美海岸的第二天，康維的朋友批評此地風景的幾句話。原來沙美是那海波微搖，島嶼參差的瀨戶內海中的一個海岸，說起波浪來，不過是些潺潺作響的漪漣般的碎片，找不着幾股浩蕩的風濤；說起展眺來，則有幾個稀稀的環島羅列，看不出那一望無涯的壯觀。

海岸的後面爲一小山，依着山的高下，建築了幾列輕便的房屋。人們可以看見各院的屋前，掛有極雅緻的木牌：‘松濤館’，‘清水館’，‘望月館’等。

離開這幾棟房屋不遠，人們又可以看見有幾間土廠式的房子，聽說是工場的女工們交換地來養病的住家。但她們大概都是早來晚歸，並且每天來的人

不同。

因此同是一個沙美海岸，浴場却無形的分爲兩個。一邊是些：紅綠的防水軟帽，花衣，白粉，Parasol毛織海水服，歡笑聲，奢侈的肉體。他一邊則不同：麥桿帽，頭巾，粗布圍衣，無表情的蠢動。女工們自知形穢，不到美男貴婦那面去；美男貴婦們，自然也不會去睬她們；即康維亦不是與她們有關係。

康維本來住在N市，但受了岡山的兩個朋友的邀約，一同來到沙美海岸住了兩個禮拜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康維從夢中醒來，只見皎潔的月光，穿過幾隻稀疏的松枝，照在枕畔的檐階上，側面來的海風，吹在岩壁上，又折入屋樓內來，使掛的蚊帳，動搖不定的盪浪。康維屈指計起來，到海岸後已荏苒的過了十多天，不見靜子的面，則將近一個月了。“她現在也一定在那炎灼的M市，敞着紙窗在做她的幻夢；她那柔弱的身體，蒼白的臉色，顯然是個病體，都不能到海邊來保養，啊，你們浴院內的姑娘，是何等的幸福！”康維想到這裏，萬念俱至，上院下院的浴客，均寂然無聲，同住的兩個朋友亦正放着他們的

鼾息；看看月光益發皎潔，漸漸底偏射到康維的面上來，彷彿在那裏偷看或監視一樣。康維勉強合着眼簾，只聽着海水一往一復地打着沙邊的律響，再已不能睡去了。他幾次的輾轉反側後，忽然想起在這月白星稀的靜夜，不如到海邊去散步一回，可以多賞鑑得些良宵美景也不可。於是康維翻身起來，披上一件夏季和服，拖着兩片木屐慢慢地走出海邊來。

海邊潮水高漲，現出汪洋盈盈的景象，波心承着皎月，與虛懸天空的成一對伴侶。銀白色的沙顆，浸露在月光中裏熟睡，上面印出無數的樹影，風來時，都隨着的婆娑亂舞起來。康維再向前進時，忽見一對青年男女，伏臥沙上，男的敞一件白色浴衣，女人則繫一件花紋寢服，腰間隨便結了一根小帶，肉白的小腿，微露在外面，兩隻赤足，時常舉起來向着沙面亂打；兩個正在喁喁喃喃地，談個不休。

康維此時念感着自家的孤獨，再不忍向前走了；待他掉了方向，向着側面走來時，却又見一個中年女子，坐在一個小石上面，蒼白的肉色，羸瘦的軀殼，胸部半敞，兩乳微露，但毫不引起一點肉感。康維想這

一定是由那土廠式的屋子出來的浴客，遂一直向前面的岩邊去了。岩下幾列長石，伸入海冲，上面現着無數的罅竅，海水沙去時，是可以下去遊玩的。但現在已經全被淹沒了。岩上的樹木，把月光蔽去，使海面上印成一團陰森黑影；迴漩的潮水，帶着無數的海藻水沫，在那裏發出顫動來。康維蹲踞在一蹬苔石上，眼裏雖然睇視着這些亂藻浮沫，腦內却縈迴着剛纔的兩個印像。

“啊，人生！不是在熱情的歡樂中昏醉，便在殘酷的悲哀裏掙扎。同在一個大自然的美景內，爲何含蓄得這多矛盾。”

他想到這裏，忽然感覺自家的思想，太奔騰遠了，仍然舉起頭來向岩下望去，忽見雜草白沫中，有一團特別的黑影，再看去時則髣髴如一披髮的女頭，浮搖水面。康維帶着疑懼的心境急忙回頭過去，祇見一片淡白色的薄雲，把月光蔽去，分外顯出幾分陰慘的景色，幾陣寒慄向着背面襲來，走向原路時，已見不着一個人影，愈覺得那個寬闊的海口，馬上要將逡巡着的自身吞去一樣。不一時康維仍在蚊帳內裏思

念着靜子，翌日竟向他的朋友提議回家。

環帶的小山曝曬在秋陽的餘威下面，農場的佳蕙雜草，同樣的帶着了長征的倦容。往復海岸與火車站間的一輛汽車，載着康維與朋友三人，馳馳的向前奔行。途中兩兩三三的村童，見着他們的汽車，却急手攜手地站到路傍去向他們微笑。不上幾個鐘頭，康維又轉到了岡山的朋友處了。房主人出來迎着寒暄了幾句，即拿了一大束信來交給他們。康維與朋友們都不管其中是含的悲報與喜息，一切的向其中搜索去；被排斥到最後層的一個渺小信封，終於映到康維的眼簾內了。信封上印着一朵鈴蘭花樣，傍邊明明寫着自身的名字，但他却看了好幾眼才伸手去拿着。偏偏眼快的康維的朋友也把它見着了，於是一切的哄鬧起來：

“呀！快拿我看一下呢！”

“呀！是情書來了！”

康維雖知道是不能反對，但仍不得不帶着遲疑的口吻否定下去。他話還未說完，早已帶着緋紅的雙

頰，跑在一邊去心內突突地跳躍着折開讀起來。上面寫的是：

“懷念的康君，

謝謝你的信與可愛的風景片！自由地呼吸好景的大氣，自由地與朋友們同遊，這是如何的幸福呀！我呢，這樣蒸熱的夏天，祇是籠居在狹小的屋內，像鍋上的螞蟥一樣。但我還是天天的在感謝上帝，讚美上帝的慈愛。我想世間上更還，更還有不可想像的孤寂不幸的人；一想起他們，我便減少了些憂悲。今天是日曜日，教會裏是很清靜的；燦耀的日光，從窗外射進祈禱堂來，好像在暗示上帝的多惠一樣。到了晚上，星斗異常的放光；它在青空燦爛中，好像在向我私語一樣。康君，請你也一個人在靜夜裏去看看，星姊也一定的要對你講些無限的好話呢。

青空的星姊，今宵你又看着我？

青空的星姊，你在哭抑在笑？

青空的星姊，你髣髴是無言而緘默

青空的星姊，你髣髴又在娜嬾的閃蹈

一年級的時候，學作了一首‘星姊’的童謠，現在浮到胸牆上來了。

啊，康君，你那樣親切的信，我是如何的拜謝呀，因為像那樣說起來鼓勵我的人，實在一個也沒有呢。康君，請你也成為賢能的人，望你也真正的信崇上帝，真正的在藝術上去生活……想寫的話，簇塞在胸中裏還多得很呢，待你回n市後再談罷。

靜子”

信內雖沒有熱烈的情語，但康維覺得內面包含的優靜崇高的心境確是很可愛的，所以他愈想早些回到n市去依附在她的傍邊，看她細細地描寫自然的花草，聽她細細的敘述希臘羅馬的神話。她雖沒有極美麗的肉體，但她却有極神聖的心靈，極崇高的趣味。康維的歸心到了極點禁不住去把靜子借與他的一冊詩集拿來重讀，藉以減退他成了高潮的懷念。但是他的眼睛雖釘在書上，他的心却回想到他與靜子的經過……

原來兩三年前，康維有一個朋友，在靜子的家中

佃了一間房子住，因此他也時時到靜子家裏去玩。但那時靜子還不過十四歲的上下，家中除了母親外就祇有一個小妹，到康維同他的朋友一同到東京去住後，遂不知靜子是如何的了。又後，康維復考到n市的文化學院，但亦未去訪過她們。到了這個夏期，有一天康維在家中悶坐一會，遂走到外面去散步去了。他住的那一帶雖是屬於市內，但人烟極稀，草木清幽異常，除了學校及教授等的邸宅而外，不過是些以學生爲顧客的小舖而已。近來因爲學校放假，所以一帶風景，益顯出清寂的樣子。康維隨足前進，走到一條小徑上來，見着左側是半堵園牆，繞着一戶住家，右側則有幾疇園土，栽着些草卉菜蔬，前面一個女郎攜着一個小弟弟的手紆紆迴迴的走得很慢。及康維將擦過她的身時，竟意外的發現是三年前常見的靜子，但已婉如兩人了。康維方欲開口，但他已聽着靜子在說話了：

“是康君嗎，好久不見了呢。母親要請你到我們家裏去玩。”

她半帶着羞忸的微笑，半露出很熱忱的慾望對

康維這樣的說。但康維並不驚異她的唐突，因為他在途中曾遇着她的妹妹幾次，所以想來靜子的母親早已知到他重到了n市。

“啊，原來是靜女士呀；我到了這邊，雖幾次想來拜望，都因為課忙不成功，今天我們就一同去好，想來你的學也是假期了嗎？”

“是昨天起放假。”

於是他們兩個相並的順着踏去，小弟弟走中間。康維見着靜子穿一件單素的薄衣，拖着扭了一個大結的腰帶，一隻潔白的赤足，顯出日本女子特別的一種風韻。身材瘦削，一見而知非健康者。到了她的家後，康維纔知到靜子已經是高等女學校的三年生了，晚上轉家來，另外又在一個先生處的學畫。剛纔攜帶的小弟弟就是先生處的孩子。靜子的母親，要去把她平時的寫生畫拿來給康維看，但她急到傍邊來搶，後經康維也執着要看，她的母親，纔得拿來展在康維面前，一面又說：

“我本不許她去學畫的。但她無論如何都要去，康君，你看畫得如何呀，雖已學了一年多了，但是

白天又是學校，一方面又不得不學一點針黹，所以學畫的時間，真不過是夜間的一點僅少空隙呢。”

經過這一次以後，康維便常常到靜子家內去玩。但他們閒談了一會，靜子的母親，便去忙着家事，小妹自然亦有同伴，剩得的就是康維與靜子了。

靜子的家中，前後各有一個極小的庭園。前園除了一大隴薔薇而外，有一株小楓，幾簇荻條，幾根細椿；後庭則栽的是些牽牛花，玉簪花，菊類等草木植物，其次就是靜子近來正在寫生中的一叢繡球花了。有一天康維在傍邊望着靜子默默的描寫一陣後，靜子一面蘸筆，一面閒閒斷斷的向康維說：

“我這幅布局得太大了。如不忙着畫好，幾天後花就要凋謝過去，康君，你一個人恐怕有些無趣味嗎！”

“不，我望着別人創造一種藝術，是最有趣味的了，因為再莫有比創造藝術更神聖的事。我從前也喜歡塗抹，不過不成樣罷了。”

靜子聽了康維的話，便很高興的來要求他去共

同寫生。這雖被康維推謝了，但靜子沉滯的顏色，確顯了一些快意，復繼續的對康維說：

“近來因為是休息，所以把篇幅展大了些，要是平常，只好縮小景面攝取一部分罷了。康君，時間真是不夠得很，平時的寫生，都是在曙光初曉的時候；因為一到八點鐘，就非到學校不可，下午轉家後一直到九點多鐘都是在先生處，所以學課的溫習，大概都是在別人麝郵的時候呢。”

靜子說到這裏，不覺表現出一些寂寞的微笑，又繼續下去：

“但是我覺這樣的迫促，也正有些樂趣的。因為到了深夜靜寂的時候，可以供給我以極好的幻想時間。有時我一個人不意的微笑，彷彿白晝間的一切可懼的物像，到了這時都消滅去了，廣大的宇宙，只剩得我一個人存在，更覺得我一個人是勝利者了。有時我又玄想到我所描寫的花上去，我覺得這美麗的鮮花，內面也必定有潔淨的生命；人們都說花的凋謝無常，我覺得這正是花應當愛憐的地方，所以我描寫它的時候，都用着全幅愛憐的精神，想把它活在紙上。

所以我那天如果畫好了我就非常的欣慰，覺得我的花從此可以不死了；不然則意氣憑威地，覺得狠對花不起。但是，康君，時間總不與我以充分的餘裕，大概畫在半途來，花的精神，就起了萎靡的現象，外形也就漸漸地變了。記得有一次我在郊外畫一株很可愛的白合，起稿的時候已經是開得極繁了，後來漸漸的萎縮下去，到我最後去的早晨，已經枯凋得不像樣，彷彿帶着極慘愁的容貌在哀怨的訴說：‘姊姊喲，你來得太遲了！’似的。我覺得這花太可憐了，我的筆不曾把它活下，是我太對它不起了。康君，當時我想到這裏，我的眼內已充滿了淚滴，後來我把落下的花瓣一律拾起來，取了兩片葬在我的口內，其餘的通通包轉家來了。康君，你怕要笑我癡頑嗎，但如果說是我有些慰安的話，恐怕就是我對於事物的朦朧地去想，與這些自然的親近了呢。”

靜子的這番纖柔審美的話，竟打動了康維的藝術有永久性的議論來：

“哦，靜女士，你能抱保存自然的生命的態度去創造藝術，你的藝術中當然也有生命流注的。我們人

類也不過是自然的一種，早夕是要經過朽敗而至於死亡的。所以人生的要諦，是要把有盡的生命寄託在無盡的藝術上去。Beethoven, Wagner, 等雖死，他們的生命還在音樂上呼吸，Mille, Leonard de Vinci 等雖成過去，但他們的生命却還在繪畫上長流。其他的哲學家，宗教家都是把各人的生命依存在學說或是教義上的。”

“是呢，尤其是米勒；他是最崇拜的一個人，無論我是如何煩燥的心只要見着他的畫時，都可以沉靜下去，一切忿懣的鬱積，都變爲一種感謝的情緒了。我讀有島武郎著的米勒禮讚時，見着他那悽愴窮困的一生，竟來爲我們創造偉大的藝術，不竟使我感淚下滴了。我覺得他表現的農夫，都是使我羨慕的，他們的辛勤，現不出一點苦怨來，所以我常想我們的世界，也想當成爲那一種敬虔的世界才好呢。”

一直到康維末到海岸以前，他們差不多每天都是談的這類的說，心氣相投的人，自然復互相感覺愛着起來。現在康維從海岸轉到朋友家中，又接着靜子幽靜滿紙而又有些Passion的信時他們過去的會遇，